百味·行走

冯家顶一日

安徽枞阳 汤流

站在木楼阳台上，满眼苍翠。山泉的轰鸣声滚滚而来，大山的召唤近在咫尺。顾不得旅途疲劳，下楼沿溪涧闲走。流水或缓或急，缓处一潭碧玉，蓄满天地精华；急处一袭飞瀑，冲破岩壁。山道陡峭，林木森森，溪流灿然。溪流在歌唱，溪流不知疲倦，它在弹奏永恒的旋律。它弹给古木听，顽石听，弹给攀爬的藤蔓听，也弹给路过的我和风听。我走走停停，慢慢起了共鸣。我是一格生锈的琴键，山泉将我拭亮，山风让我发出原音。山中无人，山风肆行。山泉无路，一往情深，沿山谷跌宕起伏。我痴迷而随，浑然其中。我爱这动荡这喧哗这破碎，它是山的脉搏，是山的心跳，是山的语言。我在山的最深处，聆听清音，我在山的最深处，触摸空茫。山之大，不过一眼秀色；山之深，不过一股溪流。

傍晚时分回到山庄，老板将饭菜侍弄上桌，三菜一汤，说自己不会做饭，婆娘不在家，只能将就将就。我笑言待遇不错，得老板亲自下厨。边吃边聊，问老板为何要在这半山腰做民宿。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冯家顶人，憨厚纯朴，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他缓慢语调和温和眼神里尽是往事，却也云淡风轻。

而立之年，他当村民组组长，交通不便，不说发展，连村民外出就医都是难事。他带领大伙修机耕路，缺乏资金，就集资捐款，生生打通了与外联络。在此基础上，近年升级成硬化路，虽不宽畅，但不影响出行，改变就此发生。茶叶卖得好，山货卖得多，生活质量得以提升。但家家如此，户户吆喝，毕竟单一，也非长久之计，生存路径尚需进一步拓宽。他开始思考转型，避免同质化发展。

高山村落，土楼，红茶，慢生活，周边游，原风景……这些词语原本是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，像天上的繁星，这儿一颗那儿一颗，虽有光亮，但不同频，也不能彼此映照。当他把它们连缀成片，他顿悟了。他决心建民宿，发展旅游业。十年间，他先后投资一千多万元，打造冯家顶民宿。这极具前瞻性挑战性，最终带来了丰厚回报。如今，世外桃源、与星星对话、高山氧吧、森林露营……这些标签重新定义了这个高山村落。

我叹服的不只是眼前这个男人所取得的业绩，我惊讶于他的平和，话语所及仿佛是别人的故事，与他毫不相干——彷徨、苦闷、挫败、狂喜皆不着一言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是平静的深邃的，是无需解释说明的，更不必渲染。就如此刻——农历正月初十的晚上，在冯家顶民宿，在偌大餐厅里，一盏灯照亮我和他。一只成年拉布拉多犬，垂着双耳，偎在桌边。我想起下午到达山庄时，它是第一个问候我的。

饭菜未及撤离，老板娘裹着夜色踏入家门。一身红色羽绒服让她显得干练温情，却也遮不住疲惫。她看了一眼饭菜，嗔怪老公说，就让客人吃这个呀！转身向我表达歉意，说她从县城医院回来，孙女儿出生不久，得了新生儿黄疸，她必须去照看一下。我恭喜她升级当奶奶，说我家女儿小时候也得过黄疸，还照了蓝光。她说医生也是这么处理的，小人儿照蓝光，让人心疼。又说起祁门风俗，女孩子一旦嫁出去，生产是不能回娘家住的，尤其是女方家里有哥哥或者弟弟，娘家多少有些忌讳。但她亲家很开明，在县城里有房子，把女儿接回去照顾，这让她省事省心，但从礼节上，她必须去表达谢意。

与她闲聊，我感到放松自在。对她而言，我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却也可以家长里短，她并未把我当成外人，我们距离并不遥远。在旅行中，最大的意义或许莫过如此——猝不及防中，有一种东西会触及你，它不一定是周到的服务，不一定是可口的饭菜，不一定是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，而是日常，它让你感到亲切、贴近，让你在烟火人间中慢慢卸下重负。

回到房间，拧开灯，山野里有一束光为我而明。我静坐良久，窗外偶尔传来三两声狗吠，一座山似乎更空了。迷糊中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听到公鸡打鸣声，仿佛在黎明，又仿佛在晌午。在黎明，睡梦变得幽深，梦是一个狭长通道，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，但我依然往前走。在晌午，睡眠轻浅，睡眠像一页纸，风能掀开它，公鸡能唤醒它。但一睁眼，身边人不见了，刚才哄睡的奶奶踮着小脚走向田间地头，留下我一脸怅然。我不知道怎么就在梦中回到小时候，那些残留在体内的原音和旧痕一一复活。

凌晨下起大雨，高处的雨水不同凡响。雨落在小瓦上，落在茶叶上，落在石头上，落在林木间，嘈嘈切切，一时分不清何为溪流声，何为雨声，何为风声。风助雨势，雨助风威。地未动，山未摇，听雨的人心里落花流水，残山剩水，千山万水，一时山重水复。

百味·乡情

家乡湖畔的思索

江苏徐州 李成锋

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回家乡的湖畔游览了，毕竟那里存放过儿时捕鱼摸虾的回忆，也不知道如今是什么样子了。因为家族的事回老家住了几日，一天午后，我骑上电动车顺着平坦的水泥路向东而行，四处全是盈翠的麦田，麦芒上缠绕着洁白的飞絮，看上去多了种若隐若离的神秘色彩，让身临其境的我瞬间心动！

大约十多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湖西大堤，运河紧紧地拥抱着大堤，小时候我曾经多次观看行驶在运河里的拖船而忘记了回家，如今站在大堤上向东仰望全是一望无际的芦苇，就如刚刚涂妆抹粉的佳人，让人浮想联翩，也就拉长了思绪的界线。我从自己的意向中寻找过去，想着向南约二里路，就是我曾经留恋的渡口了，与摆渡的老人一起拉扯钢丝绳的情形还萦绕在脑际。当我来到渡口的时候，这里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，凭空多了一座横跨运河的桥，看上去犹如一条漂浮在上面的彩带，会宠坏了你的心智，我把车子停在桥的中间，举目向南眺望，有震撼，也有弥留心底的弱小惊慌，惊起了不小的波澜，并非心性的软弱，而是基于情感的失控。这时候的拖船就在我的脚下，马达声激起回旋的音响，衬托着汽笛声的呼喊以及蓝色苍穹的陪衬，就显得别有韵味了。

从前的渡口上如今停着两艘游轮，我去询问了一下才知道已过了游览的时间点，我看了几眼偏西的太阳，骑上电动车向湖畔行驶，风婆娑着，苇叶的刷刷声给心里塞满了音符，轻柔的植物的芬芳，清除掉眼角膜上的迷茫，从漫无目的的摇曳声中分离出来就完美多了。我完全置身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了，无意间触碰到水鸟翅膀的扑棱声，清脆得如玉镯的碰撞声，把心中灰色的积淀瞬间释放出来，再也不是郁闷所能束缚的了，我现在只有仰望天空而无法开阔视野了，路已到了尽头。芦苇荡的迷宫里我还能不能撇清世俗？反而让神经错乱了心弦。

正当我举棋不定时，一阵飞起的音乐声向我的耳膜撞去，我也就显得轻松多了，在我右手边有一条分叉的小路，我想里面应该有人家住吧！大约骑行了二百米，眼神被空旷松绑了，我看到一座简易的木桥，直通一座约有三四亩地的小岛，我把车子停在桥边，向岛上望去，有几间房屋，房子上面摆着发电的太阳板，虽然现在的太阳瘦身了很多，但璀璨的光依然如初。

小岛上种植着蔬菜、花草、果树，踏入进去让人忆起世外桃源来，我想这里应该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，小岛四面的月季围成了篱笆墙，花儿争奇斗艳，幽香扑面而来。一对夫妇坐在房前的石榴树下聊天，他们看到了我便向我招手，我走了过去。两位老人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样子，精神矍铄，给人一种儒雅的清新感，会让你多了敬畏之心，两位老人非常热情地对我说：“我们这里已经好久没有客人到访了。”我坐下后女主人给我倒了一杯茶，当我入口时淡淡的荷叶清香瞬间散开，滋润到心田里有种朴素的神韵之美，也就压制住了焦灼的情绪。

这里有鸡鸭鹅狗的自由空间，有瓜果飘香的荡漾，有晾晒的大鱼小鱼，更美的还有享受生活的人，我开始思索未来的去向，难道这种生活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

美丽的黄龙

安徽庐江 曾福来

在合肥市南部有一村叫黄龙村，接壤铜陵市枞阳县，这里环境优雅，人杰地灵，多年来一直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如今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，黄龙村犹如一位清丽淡雅的女子走出深闺，美得让人赞叹，让人惊艳……

黄龙村位于庐江县罗河镇，地形狭长，一条宽敞明亮的水泥路蜿蜒贯村而过，周围青山环绕，头顶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气候宜人。村内青山苍翠，树木葱郁，秀水盈波，青草飘香，是天然的生态氧吧。黄龙美，美就美在山和水。黄龙的山，丝毫没有磅礴和霸道之势，留给人的总是那样坚定、灵秀而又温婉；黄龙的水，永不奔腾张扬，总是那么缓慢深情地流淌，那么令人依恋。

黄龙村全天都有美景。

清晨，黄龙村在晨曦中苏醒过来，薄薄的雾沐浴着山野，沐浴着早起的人们。山乡一片寂静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光芒万丈，青山，牛群，炊烟，村落……一幅美丽的山乡晨景，美不胜收。白天，风烟俱净。天空澄澈得如一汪清水，潺潺的溪流静静地流淌着，悠悠的白云，穿梭着万里晴空。到了中午，阳光愈加灿烂，风儿愈加温暖，天空愈加蔚蓝，情意愈加思念。青山湖的上空云卷云舒，一幅美丽的倒影映在青山湖，令人流连忘返，尽受大自然之乐。岸边山水相依，相得益彰，小鸟在这里欢唱，鱼儿在这里漫游……湖中荡桨，更让人心旷神怡。起伏的群山郁郁葱葱地环绕在旁，蓝天白云下展示的一幅美丽山水画，美得入骨，美得让人惊艳……

夕阳西下，满天红霞，美妙异常，村庄披霞着锦，展现出一幅壮丽图景。落日余晖映晚霞，一抹夕阳美如画。夕阳下的黄昏，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夜晚，天空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幕布，一弯新月慢慢地升上东山，静静地悬挂在树梢，散发着温柔的色泽，大地一片银白，显得更加安静、恬淡。月光透过梢头，地上留下了斑驳的影子，像一幅幅静谧的水墨画，淹没了大地的浮躁与喧嚣，山乡一片安静，人们的心在月光中轻柔地沐浴。黄龙之夜，安详之夜，静谧之夜，享受之夜。

黄龙，不可复制的人间至美。